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十七

脩省一

脩省十事疏　劉球

臣謹按春秋而知君心之所感天心之所應有如響之答聲影之隨形而國家之成敗興亡莫不繫之董子所謂國家失道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此天心仁愛人君也人君遇天戒豈得不嚴於脩省哉昔者桑穀生朝太戊脩政而殷道興雉雊于鼎武丁正德而殷邦靖旱魃為虐宣王脩行而王化行皆能脩省以奉天故災之降不為其國害反為其國福也昨者雷震　奉天殿鴟吻

皇上素服輟朝下罪己之詔出省躬之言令群臣各省厥職脩省之意至矣固足以荅天心而弭災異矣

臣竊以為今日脩省之所當先者其事有十

其一勤聖學以正心自古聖哲之君動與天合而雨暘寒暑無不以時若能專志問學於一切無益之事悉屏不御所以私欲盡去天理昭著心得其正而天不違之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是 臣願皇上以古聖哲之心為心視政之暇御經筵之日多居宮苑之時少所謂無益之事悉置意外親數近儒臣講求至理篤盡精一之功推極脩齊治平之道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天心無不順矣

其二親政務以攬權綱夫政自己出則權不下以
太祖　太宗每早朝罷及晚午二朝必進大臣於
門或便殿與裁決庶政或事有疑則召機務之臣商
確之而自折其衷所以權歸于上　皇上臨御九年
事體日熟願守　二聖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庶幾
權綱有歸而政惟一　其三別賢否以親正士諸葛
孔明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故願治
之君無不樂有正大君子為之親信以贊其治而益
其明惟分別之不可不精今內外之臣不能無賢不
肖之分惟　皇上察之於已詢之於人果賢而可親
也則親之果不肖而當遠也即遠之則君子日進小

人日退矣　其四選禮臣以隆祀典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必得寅清端重明習禮典儒臣為之然後可交於神明故堯命伯夷猶讓于夔龍誠以是職不易稱也今太常卿與少卿又缺未選無乃享祀之禮有乖宜選儒臣為之庶祀典克脩　其五嚴考覈以督吏治自三代以下省方之禮不廢而郡縣之吏不敢肆田野之民得其安者以數遣綉衣採訪等使巡行郡縣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也洪武永樂間亦嘗行之近年多付此任於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其所考察徒文具爾以故吏無善政民多失業至於軍衛之臣為害尤酷誠宜選擇公明廉介[illegible]臣分行天下自

三司郡守而下無分文武官吏俱得考察其果[illegible]墨
無狀具實黜退若有廉能仁恕治行過人亦具奏乞
旌異庶人有勸懲而吏治脩舉　其六慎刑罰以彰
憲典古者人君不親刑獄而悉付之理官書所謂予
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蓋恐徇喜
怒有所輕重於其間以致刑失其中也近者法司所
上獄狀有奉　勅旨減重爲輕加輕爲重者法司既
不敢執奏至於訊囚之際又多有所觀望以求希合
聖意是以不能無枉臣竊以爲一切刑獄宜從法司
所擬設有不當調問得情則罪其原問之官其運磚
納米贖罪等項例亦非古法且使貪者得以幸免而

廉者蒙辜宜令法司今後文武之臣除犯公罪許贖外其餘俱依律問擬則刑罰中而憲典彰矣　其七罷營作以蘇人勞夫土木之工不息則天地之和有爭故春秋於勞築之事悉書之以示戒者為此也今京師營作之興已五六年雖不煩民而皆役軍然軍亦　國家赤子須之禦暴而赴鬬豈宜獨役而不加恤況各衙門皆已更新宜罷其工庶人力得蘇　其八寬逋賦以憫民窮周禮荒政十二薄征其一也近者各處水旱荒災乞減租稅而有司多不准減或准亦徒事虛文使民不得受其實惠以致窮困流徙者日益多宜令戶部遇有報荒即與勘實量減其租俾

恩所以安養流民使不失業庶民窮有濟　其六息

兵威以重民命夫兵凶器動必傷人不可輕動漢高帝以武定天下非不善兵然被匈奴白登之圍終不報怨以兵興必傷人也如麓川連歲用兵死者十七八軍皆爵賞不可勝紀今瘡痍未瘳又遣定西侯蔣貴總之以從緬甸受其所拘首寇思任發借彼言果信得寇以歸不過宣諸廷磔諸市梟諸達道而已然彼挾以為功必求與彼邦分有麓川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夷土地人民各增其半其勢坐大將不可制是滅一麓川增二麓川設有蹉跌則兵爭無已死者必多臣見　皇上每録死囚多憫之而免今充軍

仁心若此真足與天地之心合矣今欲生得一失地之寶冦而驅十餘萬無罪之人以就死地豈不有乖於好生之仁哉況群冦思幾發在麓川已嘗遣人來貢無悔過祈免之意若　勑靖遠伯王驥遣人往諭緬甸不煩動衆生致只斬冦首來獻即與厚賞仍令思幾發盡削四面之地分與各寨新附之夷掌之許以小職使仍居麓川則兵不用而此方可自寧息臣以為宜還蔣貴并止四川湖廣貴州之兵用全十餘萬衆之命　其十脩武備以防外患大易有曰思患而預防之蓋能防患於前斯可無患於後今北虜比年入貢然遣來之人歲增無減其包藏禍心誠所

難察一旦率彼烏合之衆長驅入寇為患也深不可不預防之莫若於今閒暇之時數遣給事中御史於在京及沿邊閱督操備痛使借工各廠及服役私家軍士悉就訓練仍公武舉之選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求武勇廣屯田之規收中鹽之利以厚儲蓄庶武備不缺而外患有防凡此十者皆今日之急務所以感上天之昭格致太平之福慶者意誠在此臣不揆愚陋昧死以言伏惟　聖明裁之

應詔陳言疏　陳俊

臣等伏覩今年正月初七日　欽降詔書有以見
陛下敬天之渝卹民之困恐懼修省求言圖治之盛

也雖隆古聖明何以過之是以　詔書到日誤罹刑辟者蒙更生之恩宿負錢糧者免追徵之苦如釋重負如解倒懸餓者得食勞者得息危者以安憂者以喜莫不願　皇圖之鞏固祝　聖壽於萬年向非　聖心惻隱詢謀屈策焉能以致是臣等竝受　國恩待罪南都有所見聞雖不奉　明詔亦當披肝瀝膽以圖補報萬分之一況　明詔許諸人直言無隱若猶噤而不言言而不直是臣等上違　聖諭下失民望將何顏以立於　聖明之朝乎竊惟　朝廷之布政令也猶上天之降祥異也一政令之得宜若禎祥之見而天下無不忻悅一政令之失宜若災異之來

而天下無不驚懼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政令乎誠能於其善者而行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則民心自安天意自回尚何災異之不弭而禎祥之不至哉臣等欽遵

明詔謹條陳今日闕失利病一二事以聞

一洪武永樂年間官有定員朝無倖位是以賢能盡職食之者寡近年以来無功而陞無能而進者日多

一日他如工藝之人逋逃之徒邪術之輩各尋蹊徑得美職而服章服者充滿朝市實是虛糜廩祿虧損名器非所以勵賢能而勸有功也合無今後文職非由進士監生吏員出身者勿授武職非有軍功者勿

陞其已陞除額外文職悉令記名回家待有缺之日聽吏部察其可用者取用係醫卜匠藝出身悉令各執本藝每月止支食米一石其餘俸鈔皂隸俱各革去其軍職非有軍功而陞在錦衣衛帶衘及管事者俱改調在京各衛帶俸止食原俸原無俸者每月亦止與食米一石餘俸俱各革去悉令差操俱不許管軍管事兩京一例若在成化十一年以前陞用及貴戚之家循例而陞者悉令照舊其在京考滿該陞官員內樂舞生出身者止於太常寺官天文生出身者止於欽天監官醫生出身者止於太醫院官匠人出身者止於工部所屬文思院營繕所等衙門官敘用

俱不可授以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堂
上官庶不虛費錢糧混亂名器　一近聞太監梁芳
差鎮撫梁山舍人梁用馳驛前來兩淮運司關支
欽賜官鹽五萬引着該司官出備包索船錢用銀數
多該司無從措置被其逼迫今奉　明詔不許勢要
之家中鹽雖稱前鹽係是　欽賜之數百姓愚昧難
以戶曉未免致疑又令運司出備包索船錢人情愈
加不堪伏乞　聖裁令無將梁山等取回前鹽住支
今後各處鹽課俱各存留以備邊儲敢有仍前求討
者許戶部及科道官糾劾使人無覬覦官有儲積
一南京朝陽門外漆園原設百戶二員甲軍一百餘

名每三年一次行取直隷廬州府人匠二十名到園開漆所得漆不過二百斤椶園原設百戸一員甲軍一百餘名每三年一次行取江西南昌府土民八名到園剝椶所得椶毛不過二百斤俱差内官一員監看開剥桐園原設百戸二員甲軍二百四十名每年行取應天府油戸不限名數到園收領桐子打油除存種子外所得油止有一百餘斤俱送　内府南京丁字庫交收南京工部遇有修造黃戰船隻等項又去該庫關支合無今後止令該園餘丁自行開漆剥椶及顧人打油免再行取廬州等府開漆人匠剥椶民打油人戸及免差内官監看所得生漆椶毛桐

油照數就本部交收庶使事體不繁出納兩便 一

南京兵仗局見有 欽差內官四員名帶領匠作一十四員名在局成造擺朝軍器五萬七千五百項副經今三年未完緣地方災傷人民缺食南京工部及應天府措置物料借倩夫匠并應天府供給下程等項俱各艱難合無將前項軍器暫且停止收過各項物料公同南京工部并應天府委官查盤見數收貯官庫待後豐收之年行令南京守備太監提督該局照數成造仍將各項物料應減省者減省應改會者改會庶使人無重勞料無虧費 一南京 御馬監內官監等衙門每年起運竹木板枋數多撥船裝載

沿途拽運勞人乾淺去處又行起車裝載勞人尤甚
況連年災傷人民流亡合無將前項竹木板枋停止
一二年以後減半起運庶使人無怨嗟料有撙節
一端人正士何代無之異端邪術世亦常有所貴察
其忠良辨其姦妄而登用之擯斥之爾近者員外郎
林俊經歷張黻以言事謫官尋蒙收召復其職任國
師繼曉以左道惑衆亦被放逐遣歸田里此足以彰
陛下天地之量日月之明容受其直而特為寬貸洞
燭其誣而不為欺妄也切惟諸司之中固嘗有先林
俊張黻而被謫者天下之大亦豈無後繼曉而行術
者合無吏部通查數年以來有因言事或降調外任

或罷黜閑住悉令復職俾圖自効如有政令缺失仍
許直言無隱及令都察院行委巡城御史五城兵馬
嚴加禁治如有姦妄之徒或執巧技或挾邪術者不
許潛住　京師希求進用敢有窩藏隱匿者罪及隣
佑如此則異端不至橫流正道可免榛莽　一各處
府州縣學廩增生員近年以救荒許納粟銀入監出
身中間多有白丁錢虜或在學無成或入學未久或
臨期冒報有司急於應令起送不暇詳審如此生徒
學業未成禮節未習僥倖入監東書日計若又放回
依親寧無忌肆或暴橫鄉里或干謁官府日後選用
情馬面墻妨政害民寔多有之合無分送南北國子

監不許放回依親着令自備柴米坐堂肄業本監學官用意講授俾務成材庶他日選用不至瘝曠一正統天順年間南京龍江大勝二關各止差內官內使三員名守把　皇城各門并都城各門各止差內官內使二員名守把近來龍江關差太監奉御共六員名大勝關差內官內使共七員名　皇城各門差內官內使十餘員名都城各門有差內官內使五七員名者亦有三四員名者又　內府南京甲字等九庫比先年間每庫止有內官內使二員名公同該庫官收支錢糧今各庫有內官內使五七員名者亦有十三四員名者政出多門弊難枚舉合無行令內外

守備官將各門各關幷各庫添差官員盡行革退令其各管本等職務照依正統年間事例存留守把管理免致多占官軍庫役妨誤公務　一在京鍼工巾帽二局每年各差內使二名管送布絹等物前來南京織作却裝回京與內官做造衣被巾帽等件該與在京內官者就彼給散該與南京內官者帶來南京給散差來內使在京有住半年者亦有住七八個月者有司日逐供給艱難占用馬快船及洗箱軍民人夫數多有妨差操兼且一往一來不無勞擾合無今後北京內官衣被巾帽等件就在北京做造給散南京內官衣被巾帽等件就在南京做造給散庶免往

来勞涉騷擾軍民　一南京龍江廠原係民間納糧田地先年設立堆放楠木俱已用盡止存朽爛不堪者數根其該廠房屋墻垣俱各栅塌見今地土空閑仍前占用軍餘一百餘名看守合無將地土給還原主領種辦納錢糧朽爛木植變賣銀兩入官看廠軍餘退回原衛當差於官無損於民有益　一直隸蘇州等府買辦年例供應器皿項下黃紅羅黃紅絨金箔銀硃土硃生漆銅油熟銅熟鉄鏡面鉛錫等項及四川布政司折納歲辦皮張項下生漆熟鐵等項多是差人齎價前來南京收買却被攬頭光棍誆騙花費或被解人鋪行通同侵分中間情弊多端難以枚

舉以致前項物料不得完納有誤造作合無今後行
京工部将前項物料價銀分派各該司府徵收起解
本部轉送應天府官庫收候買辦送用若有積筭附
餘銀兩准作下年之數其一時物料内有髙貴及價
銀内有不敷本部另行處置庶使情獘可革工程易
完　一應議官子孫在京法司有奏准事例徑行提
問今南京法司但應議官子孫有犯俱先提事内人
問理有碍将原告幷干証人監候覊候奏請提問有
行提數月幷半年之上不出官者及至問完不拘徒
杖罪名一槩監候請　旨發落未免久候及監候人
難合無查照在京法司事例前項應議官子孫有犯

除　皇親外其餘有犯亦就提問問完之日徒罪以
上監候杖罪以下覊候俱奏請發落庶為便益　一
南京御馬監每年起運苜蓿種子四十扛俱係南京
太僕寺坐派養馬軍衛有司辦納蓋是先年北京地
方不產此種以此取去播種今北方已種六七十年
豈無種子可種今却仍舊起運以事言之物價雖小
而催徵解納之際所費實多皆出自軍民合無行令
南京御馬監今後不必行取苜蓿種子解京庶免科
擾下人受害　一　朝廷差內使在浮梁縣景德鎮
燒造　御用磁器今已年久顧覓夫匠買辦柴土顏
料及供給監燒官員人等每年用銀不下數千餘兩

俱是饒州等三府小民出備雖曰磁器計其所費不
减銀器之價近聞原差内臣隨陞太監鎮守江西往
來提督而家人常川在彼生事尤甚供給益侈即令
三府之民疲敝困苦不可勝言且饒州鄱陽湖迤邐
數百里上控荆襄之衝一有警急民窮財盡何以爲
備此三府之民誠可痛憫而燒造之役所當急罷也
況所燒磁器年積月累其數必多合無暫且停燒三
五年以蘇民困待後缺用再行燒造亦爲未晚　一
雲南福建浙江等處雖有出産銀冶府分其間或屢
有頑梗之徒嘯聚爲非地方人民因而不安者況中
間鎮守太監或有於每年冬月親去前項府分煎銷

銀課往来供應頭目人等甚是勞擾合無今後止令
專管銀塲布按二司官員每年督完銀課觧至總司
會同太監煎銷實為民便右件臣等略陳一得之愚
如此伏惟 皇上仁孝恭儉敬天勤民宜乎天人交
感協氣嘉生而乃年不順成災異迭見者無他皆由
臣等不能仰副 聖明所致乞将臣等罷歸田里别
選賢才任用庶回天意

奉 勅陳言疏 鄒緝

臣伏奉 勅書以今月初八日奉天殿災 勅諭文
武群臣詢求所以致災之由令臣等逐一條陳無隱
俾知警懼以回天意臣惟 陛下敬天勤民之意甚

深至切未嘗少怠而群臣奉行或失初意故不能無少過誤致使下民失所怨讟上與上天眷懐遂加譴罰　陛下心存警懼咨訪群臣惟臣愚昧淺陋不足以識致災之由但有所見不敢遂隱謹採耳目所聞上塵　聖覽伏惟少垂察焉切以　皇上紹嗣　太祖高皇帝之統緒建立兩京所以為　子孫帝王萬世之丕基天下萬民尊仰之根本爰自肇建北京以來焦勞　聖慮幾二十年工力浩大費用不貲調度既廣科泒亦繁群臣不能深體　聖心致使措置失宜所需無藝培尅者多冗官濫員内外大小動至千百使之坐相蠶食耗費錢糧而無益於事是竭盡生

民之膏髓猶不足以供工作之用由是財用匱乏莫知所圖民窮無告猶不之恤夫民之所賴以為生者衣食也而民以百萬之衆終歲在官供役既不得保其父母妻子遂其樂生之心又不能躬親田畝以事力作使耕種不時農蚕廢業猶且征求益深所取無極至於伐斬桑棗以供薪爨剥取桑皮以為楮料而民之衣食無所資矣加之官司胥吏横征暴斂日甚一日民生無聊愁嘆滿室且如前兩歲買辦青緑顏料本非出産之所而科派動輒千數百斤民無可得則相率歛鈔遍行各處收買每大青一斤至萬六千貫及至進納又多以不中不肯收受往復展轉當須

二萬貫鈔方得進收一斤而所用不足以供一柱一椽之費其後既已遣官採辦於出產之處而府縣買辦猶不為止蓋緣工匠計料之時惟務多派以為濫取之利而不顧民之艱苦難辦此又其為害之甚也然此特買辦之一爾其他又有不可勝言者矣且京師者天下之根本也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此自然之勢也而自營建以來用事之人不思人民為國之本謀所以安輯之乃使群輩工匠小人假托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出即欲其行力未及施屋已破壞或摧毀其墻壁或碎其屋瓦使孤兒寡婦坐受驅迫哭泣號叫力無所措或當嚴冬

極寒之時或當酷熱霖汗之際妻子暴露莫能自蔽倉惶逼迫莫知所向所徙之處屋室方完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遷移而不能定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猶未及 陛下之愛民本甚深而工作小人橫害下民如此其甚 陛下皆有所不知此京師人民之受害而不能無怨讟者也貪官污吏徧布內外剝削之患及民骨髓 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即是其人養活之計誅求責取至無限量州縣官吏答應奉承惟恐不及間有廉潔自守心存愛民不為承應及其還也即加讒毀以為不肯辦事 朝廷不加詳察遽加以罪無以自明是以在外蒞官行

之官聞有欽差官至望風應接惟恐或後上下之間賄賂公行略無畏憚剥下媚上有同交易貪汚成風恬不為怪夫小民之所積幾何而内外上下誅求如此豈能無所怨讟乎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處人民饑荒水旱相仍至剥樹皮掘草根簸稗子以為食而官無儲蓄不能賑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民窮財匱如此而猶徭役不休征歛不息京師之内聚集僧道幾萬餘人日食廪米百餘石而使天下之人糠粃不足至食草木此亦耗民食以養無用者也至於報効軍士 朝廷厚與糧賜使之就役而乃驕傲横恣不執常役閑遊往來擾害良民

此乃姦詭之人懼還原伍科徭不堪假此為名以圖
規避非真有報効之心此其可以信用之乎 朝廷
歲令天下有司織錦段鑄銅錢遣內官齎往外蕃及
西北買馬收貨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能及其
一二耗費中國糜散人民亦莫甚於此也且錢出外
國自昔有禁今乃竭天下之所有以與之此可謂失
其宜矣馬至雖多類皆駑下散與人民畜養馬多人
少畜養不前及至死傷輒令賠償馬戶貧困則復鬻
賣妻子猶不能償夫國家之所賴者人民也人民已
耗土地空虛養馬雖多亦何所用此又其害之大者
昔晉武帝徙胡人於河南內地群臣皆諫以為不可

恐貽他日之患武帝不聽其後卒致五胡之亂今乃
許令達靼胡人入中國以鞍馬弓矢居室牛羊衣服
盛具供帳以待之此等皆窺覘中國姦細之人尤其
所不可者夫人莫不安土重遷不樂遠徙況此蕃夷
習俗既殊所性豈肯背其本主違去鄉土而居中國
乎是必有可疑不可以不察也今宜使之來朝之後
即遣歸本國不必畱之以爲後日子孫之患也至於
宮觀禱祠之事自古有國者所當深戒漢武帝嘗極
意以求之而卒無其驗取譏後世亦宜去而絕之也
古人有言淫祀無福況事無益以害有益蠹財妄費
國用無度亦其一耳凡此數事皆足以損傷和氣下

失民心上違　天意愆譴之興實由於此夫　奉天殿者　陛下正朝之殿所以朝群臣發號令出政之所古之所謂明堂也而災首及焉其為災之大自古以來未之或有誠所謂非常之變也非省躬責己深察所以致災之由大布恩澤改革政化以䟽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以回上天譴怒之意也夫應天以實不以文臣願　陛下深下明詔散遣工匠營造之人停止役作使天下之人得遂其父母妻子相安相樂之心罷絕下番買馬之役勿令復出四夷外國來朝貢者賜賚而遣之勿使久居中國有願留者亦宜遣令出塞俟三四年餘後復議之蓋四夷歸附朝貢雖

足以為中國之盛然使之久居於此窺見中國之
實恐非今日之所宜亦非他日之利也彼皆人
心不識恩義徒以貪求中國之貨賄而已一旦待之
有不至必且為中國患矣冗官濫員宜沙汰之使歸
田里有可用者亦使暫歸俟其官有闕則取用之簡
拔賢才申行薦舉嚴考官吏有貪贓蠹政壞法為民
之害者在內則令六卿大臣及監察御史在外則令
按察司官按覈其實而罷黜之勿復寬貸若有廉能
之官善績昭著許令保薦於朝量加陞擢使有激勸
大抵教化厚風俗勵廉恥勸善良此有國之先務
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則廉耻之道立而姦貪之俗自

止息矣前者常有監生生員告乞單丁侍親因而獲罪發充軍者亦乞赦原取回使得遂其初心蓋其間亦有先告侍親後以親終已行出仕有司不行分理一槩査發充軍此皆有虧治體難以垂訓將來至於宮廟禱祠之事亦宜罷絶無聽其妄近者大赦天下之時法司執滯當條罪者無大干涉所當赦宥者尚復拘繫亦乞重加湔洗使之自新常爲京職者則降出於外復還舊職蠲除租賦一切勿征歛科需不急之務悉乞停罷饑荒之民則令所在有司發廩賑濟或官廩不敷則勸令大戶之家出粟以賑之官爲之主俟有豐收則俾償之凡此皆天下之大計所以欲

安宗社收拾人心挽回天意而為國家千萬年無窮之命脉令皆舉行之則人心歡悅和氣可臻民心既固國本益安欲為天下蒼生之福子孫帝王萬世之基莫有大於此者矣夫國家之所恃以久長者天命也人心也而天命所在常視人心以為去就未有不得人心而可以保天命也未有人心既歸而天命不歸之者欲和人心必敦教化必脩禮讓必使之遂其生養於閭閻之下教化行而禮讓興則人知父子君臣之教尊君親上之義則任之以事驅之以役雖勞而不怨生養遂衣食足則人知重廉耻樂妻子保親族盜賊息而無爭奪凌暴之風矣如此則人心和附

天命凝固國家久長之利又莫有過於此者矣奸人細民有以詭術異道而惑人者則抑絶而禁止之使不亂吾民之教信賞罰一號令使人有所守而不爲疑惑賜予有節而不至於濫恩財出有經而不至於妄費則國本充實財用可舒而不至於空乏有司百官全其禄廩使有以養其廉恥天下之人得以休養於田里之間而有司官吏無貪殘虐害之政則災沴不作太平可臻人心既和天命攸屬而國之基本自固此誠國家之至計保安天下消弭災變之大者也至於邊防守禦之臣則令其修飭軍伍謹察烽堠以防寇盗此又其所當慮於未然者也今天意如此災

變已極不宜復有所造作以重勞其民當還南京以
謁 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 聖躬休息於無為
數年之後天意既回始可為之不宜聽信小人之言
復有所興作以誤 陛下於其後彼小人者不知國
家憂戚之大計惟欲諂諛順旨以希倖恩寵而已若
復聽其言以為無害則誤 陛下益甚殆非 國家
之利也臣不勝惓惓于中輙冒斧鉞之誅謹陳其愚
以復 明詔干犯 天威不勝恐懼待罪之至惟
陛下矜其狂愚少垂 聽鑒

脩政彌災疏 范珠

臣按春秋凡書災異未有無其應者然古者人君遇

災而懼克謹天戒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如克正厥事而雉雊不為異側身脩行而旱魃不為災漢唐宋以來英君誼辟每遇災異必減膳避殿求直言之士罷不急之務躬自尅責百為脩省用能挽回天意轉禍為福其間遇災而不知懼者多緣左右近習之蒙蔽或宰執庶臣之獻諂委於下人之感召託為陰陽之常事甚者指災為祥以異為瑞上下相安釀成禍患且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自能仁愛終無絶道君有所失天必昭鑒小則出災害以譴告之大則出恠異以警懼之無非欲其及時以脩人事更圖以收治功譴告之頻警懼之數而猶不悟則自取傷敗尚誰懟

哉所以從古以來明盛之日常少險亂之日常多信史具存足為明鑒臣以　國家邇來災異迭見豈無召致之由天象既垂必有事機之應一二年間御史不以言給事中不以聞翰林院不能考據以敷陳於經筵欽天監不能占候以推衍其事應豈以水旱堯湯所不免而天變不足畏乎不然何彼此緘默恬不為懼雖　聖聰務於博聞而事每缺於上達因循如此將何以回天意而安人心乎臣切以惟天子可以祭天地以其地位相屬而氣與之相感耳緣前災異豈徒謂尋常所召臣伏願　陛下引咎在躬脩舉時政而後責宰執大臣以匡政之不逮如此則天意可

田人心自安諸福之物可致之祥將不期而至矣臣謹以八事為　陛下言之　一開講讀以熙　聖學

臣聞傅說告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古者聖帝明王道積厥躬德脩罔覺而卒收治功者未嘗不資於學也漢光武日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寢而太子勸其願愛精神則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唐太宗於周禮一書夜誦不倦宋太祖雖在軍中手不釋卷太宗讀書自巳至申方休因宋琪以勞瘁為諫諭之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然其所學豈直俗儒稍同合異為訓詁之末絲章繪句為文辭之習詞其言究

其理體之於身心見之於事爲又以考驗古昔用人行政之得失興衰治亂之所由之數君者所以冐次明白措施無爽而當時治功之美可考若梁高祖之誦三慧天災臨而不悟孝元之講老子魏師至而不知非惟無補於事而且不免於患此又務學之得失足爲世勸戒如此我　祖宗列聖莫不勤於問學又以其暇廣爲制作訓戒臣下伏惟　陛下聰明先物睿知有臨得於天資者固足以符合前聖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也然經筵之設歲有常月月有常日未免一暴十寒前作後輟臣請經筵之外簡擇儒臣中義理精詳語言明正者或三日五日或不拘日召至

便殿講說聖經賢傳與歷代典故群臣奏議及我
祖宗寶訓文理長者一二章短者三五章務使連屬
辭旨毋摘畧而不備反覆辯析毋避忌而不盡隨事
獻規因言求實歲月既久必能緝熙
聖學培養
聖德　一擇輔道以隆國本臣聞古之王者太子始
生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過廟則下過闕則趨自
其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及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
孝弟仁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輔以正士而德無不
成夫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
也後世或以律令為教或以奕棋得幸如秦之趙高
唐之王伾出入青宮益其嗜殺之心導以逸遊之習

匪惟爲國致亂而禍敗隨以及己哉　太祖高皇帝稽古爲治特置東宮官屬有三師三少之徒又有詹事春坊之設無非爲國本計也臣今切見　東宮當幼冲之年正蒙養之日宜遴選宅心公大學識醇正者以充官屬公大則不至於私媚醇正則不失於迂腐然官雖備員而不親近亦虛耳須使之朝夕與處出入必偕又在因其所明而誘之以正隨其所尚而約之以中口不談佛道之書手不持珠玉之玩目不親邪媚之色耳不聆淫蕩之音涵養其性情薰陶其氣質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俟年齡之既長又逐時以務學則儲德自然成就矣　一選諫官以開言路臣

聞漢文帝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夫後世官以諫名得專其任奮忠死義代不乏人而時君每加奬異以暴白其心志如史可考難以悉舉我　太祖高皇帝特置科道職專諫諍雖有簿書刑獄乃其餘事　國初以來不輕用人務求精選以言著名先後相望一二年間科道官員惟知作崖岸脩邉幅旅入旅出隨沉隨浮以敢言為輕率以緘口為得體或滿考而未嘗舉劾一人或歴任而不聞建明一事骨鯁之風掃地盡矣假使其

時爵賞果輕有如釋之之斥嗇夫者乎事佛果侈有如韓愈之諫佛骨者乎貢獻果濫有如溫造之劾李佑者乎姦佞果盛有如朱雲之論張禹者乎一切不逮古人諸事委於時勢萬一事關國家憂係社稷亦將如是而默默耶是蓋上有納言之君下無敢言之臣頹靡至此可為太息臣請　勅吏部今後選用科道官員先求其氣節學識次取其人品標格負氣節則執持堅固勢利難奪足以建事功有學識則智術高明獻納平允足以裨化理苟不由斯二者而徒拘於人品雖有伊尹周公之聖晏嬰裴度之賢亦為今之棄人矣夫既因言選官必欲循名責實其各官考

滿到部要見平素舉劾何人建明何事以此定其殿最議其黜陟庶使人皆劾職官不徒設然選用既精而言不見納亦虛有其名耳臣見往時言者稍侵權貴輕則箠楚之加重則狴犴之入甚者遷謫遐荒寃死暗昧唐陸贄對德宗云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此皆為盛德臣伏望　陛下求賢若渴從諫如流官既務於得人言必貴於採納如此簡賢如此納言何勞廣設訪察何必大張法網數年之後姦慝不去忠賢不進刑賞不清舉錯不公休祥不至災殄不除中國不安外夷不服乞將臣戮

於市曹以正今日妄言之罪　一復耆舊以慰人望

臣聞詩曰國無典刑尚有老成人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也故古者人君其臣閱世既久更事且熟係國家之安危為士庶之屬望雖年當休致必再三勉留非特尊寵耆舊亦以愛惜人才也　臣訪得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都御史韓雍夏塤高明李侃歷仕年久頗有令望或因讒謗而解官或托微恙而去任

臣與各官素不相識亦不曾親覩其謀猷設施果超出於流輩果無愧於古人但聞其　命下之日趣裝即歸略不顧惜棄捐華要自分幽閑其與夫馳末景於桑榆負厚顏於鍾漏惟念子孫之計殊愆羞惡之

心老病侵尋強自支持乞哀權貴冀復容留者霄壤懸絕況各官猶皆強健未即衰痾士林仰慕時論攸歸名下必無虛士珠玉豈宜暗投臣伏望 陛下將各官收用以補兩京之缺員以慰天下之人望無使小人肆其離間不以微疵掩其大節彼必感激思奮將俾政績有成又足以彰我 國家舉擢之無遺才也

一通事情以防壅蔽臣聞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是知人主一號一令有目皆見一賞一罰有耳畢聞可以質諸鬼神可以播諸夷狄如二帝三王君臣同心翊贊戒勑之言禮樂法度之施使其闕而不傳則書不得而載詩不得而誦

史官無以紀録後世何以考據我　祖宗列聖號令
賞罰如雷霆霜雪人皆見聞雖有姦諛無從為計往
時　朝廷降旨許各衙門傳報事無壅遏情亦浹洽
萬一用或非人行或乖當大臣得以申論諫官得以
抗言今一切旨意不許傳報將使群下瞶聾瘖瘂面
墻而立賞不知其所從罰莫測其所自機關已發於
四方是非獨蔽於目前若以為抄謄勞人則各官自
有操牘執翰之徒未嘗言已之病若以為漏泄機密
則　朝廷必無遠嫌避忌之事未嘗畏人之知所以
不令傳報莫解其由將恐小人乘此為壅蔽之計肆
欺罔之姦塞下之耳目蒙上之聰明其患亦非小也

臣請今後凡遇內降　旨意悉聽各衙門官吏於午
門前互相抄寫通行報知示以大公至正之道不為
瑣屑較計之私事既無壅情亦獲通誠裨助化理之
一端也　一重守令以施教養臣聞漢宣帝嘗曰庶
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聲政平訟理也
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明帝又曰郎官出宰
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則親民之職莫若守令
然漢史所載循吏頗多今之府州縣正或自京職陞
補或從科目除授選用非不精委用非不專而迄無
循良之風者皆以教化之不立撫字之無方大槩俗
吏任有司者以催辦錢穀為能事以奉承上官為得

體而司之臨府府之臨州州之臨縣不察俗之厚薄不問民之休戚首先計其迎送之遠邇伺其拜跪之疾徐假公營私要一奉十稍拂其意便有文翁之教化陽城之撫字輕不免於罵詈重莫逃於箠楚每三年朝覲到部揀選之際而部院二三大臣豈能悉知天下之賢否其去取進退每徇於方面府正之一言其間善於奉承者貪墨指為公清暴虐稱為平恕失於阿附者髮鬚微白即目為老疾錢穀少負遂排為罷軟部院既云揀選若不因以去人又無從以塞責致使薰蕕莫辨玉石俱焚夫以有虞建官三考黜陟在漢為吏或長子孫吏久於官則人情不苟官久於

事則化理有成令之有司不待考績而已罷官或未及生育而先去任為其身謀不暇孰肯以教養斯民為心哉且近例外官年及六十則去獨不思許丞廉吏重聽何妨汲黯多病淮陽卧治人非聖賢寸長可用甲以墨而黜代甲者狼毒益滋乙以耄而免繼乙者龍鍾尤甚恐如此而望斯民沐教養之澤難矣臣伏望 陛下痛懲此獘特 勑部院今後揀選不宜泛去其貪暴柔懦之尤著聞者以示激勸博訪有司任內人和俗美雖科徵少緩不害為良牧則褒旌之恐後若民窮盜聚雖錢穀辦集未免為酷吏則黜逐之必先其方面府正非宿德重望者不推州縣正官

非科目出身者不與申風憲之職嚴贓濫之罰使上下相維革去俗弊免其更代之頻冀收教養之績則人有恒心事不苟作而民間迎送之費可以少損庶幾漢廷循吏復見於今日矣　一汰僧道以懲游惰

臣聞韓愈有云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蓋自有僧道以來其門戶名號雖異而衣食日用則同豈假於鬼輸實由於人助歷代若梁武帝捨身為佛家奴宋徽宗有道君之號當時二家徒衆之盛可知然梁有臺城之厄宋有金人之禍曾不聞一人赴難又不

聞其神陰有所助是不惟有損於人而亦何益於國
哉我　太祖高皇帝鑒前季之失慮僧道之濫定為
額數府不過四十州不過三十縣不過二十又著為
律條不許私剏建寺觀簪剃僧道蓋欲以漸而絕其
根柢不使滋蔓也豈意近年以來名勝之地非寺即
觀游情之民非簪即剃棄絕仁義蔑視君親變中國
為戎夷化人類為禽獸然當豐收之年彼以邪說誑
誘愚俗謀為皆遂偶值凶歉其說不行或困飢寒所
迫或為妖說所動如四川吳深荊襄石和尚遺患逋
方累歲不絕且往年一次放度僧共數萬人其間良[illegible]
認父師盜冒鄉貫僥倖請牒之後恣意所如[illegible]

得辨驗關津不得盤詰軍民竈匠皆不可知其今各
邊軍伍不充有司差徭之人以京師目前觀之備操
赴工者率多疲癃尫羸黃冠緇衣者悉皆豐肥俊偉
以此補伍則為精卒以此應役則為壯夫何乃縱之
游手游食為吾人之蠹耗況其屬通曉教典萬無一
二縱淫肆慾甚於常俗敗倫傷化莫過於此伏望
陛下痛加裁治通行天下汰黜僧道拆毀寺觀則人
知警懼不敢肆為游惰以影避差役而為吾人祛除
一大蠹矣　一撫流移以靖地方臣聞孔子曰遠人
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古者待遠人
尚然今之流民乃　朝廷之赤子語言不異衣服不

殊非若蠻夷戎狄之比何忍驅之離散寘之死地負
聖明之至仁傷天地之和氣往事之失不可追咎臣
於荊襄地方原未經歷遥聞彼中多是山林峻處可
以刀耕火種平處可以墾田作居漁樵可以充用淘
沙可以獲金以此四方流移之民假息其間夫奚不
可且此流民遠離鄉土輕棄墳塋豈得已哉或迫於
官府之誅求或艱於衣食之不足又或犯死刑而逃
往或避重役而潛住混處年久難以別白寬則住而
安業急則散而為非所以撫治官員貴於用法平恕
而不可以威濟立心恒久而不可要近功以威濟未
免紛擾以刑罰要近功必不施以善政怨氣塞天積骸

蔽野又前人之覆轍矣頃者撫巡將父居流民則墾
熟田一槩撥與官軍屯種名雖撫之實則逐之欲其
安生豈可得乎以臣愚見莫若於湖廣河南陜西附
近去處都司各衛選其家有生計智勇素著者以補
軍職有司官員擇其守已清介撫字有方者以補民
職其御史差替則照每年巡按事例務使流移各得
其所田地儘力耕種勿限其畝數稅糧減半報官暫
停其往輸但係已成業次不許奪彼與此一切造作
營辦傷財勞力之事毋得煩擾其犯罪避役非有原
籍公文坐取不必窮其既往亦惟欲相安以茲撫恤
之至猶有梗化之徒取其渠魁必誅不宥既不妄為

殺戮以求目前之安亦不專事姑息以生意外之患如此則人心悅畏而地方自寧矣昔宋仁宗時富弼知青州全活流民五十餘萬亦惟委任得人而處置有道耳然彼其時正屬荒歉難為功今其地頗有收成易為力此又所遇不同而宜審其勢也

脩德弭災疏

展旒

臣等切惟災異之事自古有之顧所以弭之如何耳善治之君不以無災為可恃而患弭災之無術則災變而為祥矣昔董仲舒有曰天心仁愛人君故降災異以譴告之所以然者欲其省心脩德以為保邦之計也伏惟　陛下以　聖智之資紹　祖宗之統屬

法美意固嘗渙發於綸音厚澤深仁亦以漸被於天下然而地動之患始見於河南再見於湖廣遼東今又變作於四川宣府之城且屢震不止甚至有聲軍民爲之驚疑朝野爲之駭異是豈細故哉又況數年之間邊陲之虜情猖獗內地之兵戈擾攘民困於轉輸兵疲於征戰如今春以來恒暘爲譴連月不雨天道未順地道不寧是豈無其故哉蓋以人道之未盡耳意者或忠良之見棄或邪枉之見用或言路之未開或壅蔽之未決或爵賞未必當功或刑罰未必當罪或遊宴而傷其時或征歛而病其民有一於此皆足致災而況臣等愚昧有負言職災異之興有由然

也若復隱默不言非惟得罪愈深而坐視災變亦非臣子之所忍為也謹按地震者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升天之怒也故先儒以為人主父母天地乃天之子父母震怒聲色異常為子者當祗敬恐懼思所以平格之也然平格之術豈在他求扎脩人事而已蓋天人相為流通人事得則和氣應而為祥人事失則乖氣應而為災此必然之理也古之時非無災異然當時賢君遇災知懼或求直言以聞缺失或避殿減膳以圖自新或省刑肆赦以洗冤濫所以雖有其災卒無其應但不警悟者則蹈於危地無從覩陛下近因天旱憂念生靈躬齋沐以禱祈式勅云

司以寬刑獄固有以見脩省之誠矣然而災異之見
未止此也矧今北虜跳梁憑陵中夏雖曰進貢其實
觀我虛實思患預防豈容或緩伏望　陛下思父母
譴戒之意憫赤子驚憂之苦勤　聖學以脩其身親
賢臣以圖其治正直之見棄者進而用之庸愚之廢
事者以禮退之開言路以通隱伏之情納諫諍以廣
含弘之德一爵之賞必加於有功一刑之施不及於
非罪遊晏以時而不過於流連錫賚有節而不至於
妄費任將帥以練兵嚴軍令以肅衆凡天理人情之
所欲爲而不爲當去而不去者一一舉行使兆民有
所感戴天下有所觀望則人事無不修矣人事修於

下則和氣應於上和氣應則天地之位萬物之育可
計日而待矣故成湯因大旱之故責以六事而變旱
爲豐文帝以地震之異躬脩德化而轉禍爲福唐太
宗吞蝗而天災自息宋太宗平刑而霑雨即止　陛
下弘天地之量寛斧鉞之誅俯察愚悃悉賜采行仍
勑在廷文武群臣及在外各邊總兵鎮守撫按三司
等官交相戒飭思咎省躬脩德政以厚民生整軍旅
以防外侮一以慰黔黎仰望之心一以答　天地示
戒之意庶使天意佑而災變以息人心定而疆宇以
寧矣

應天以實疏　　賀欽

臣切見邇年以來災異之作畧無虛歲而今年尤甚其自春徂夏或風霾蔽日或黃霧障天或狂風拔木或日月無光始則恒陰而少晴明既則又旱而無雨陰陽失序氣候舛差天之降災莫甚於此得非人事不脩之所致歟昔董仲舒對漢武帝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者此之謂也於此見天心眷佑我　國家仁愛我　皇上欲其恐懼脩省以享治安於億萬年也頃者禮部尚書姚夔等具陳災變之狀乞脩內外之政　綸音獎其忠愛且曰內事朕自處置外事便斟酌行此　陛下一念應天之實心也是以　命下之日陰曀頓然而晴明既而

以久旱為懼躬率群臣齋戒三日以答天譴此又
陛下一念應天之實心也是以　命下次日微雨應
期而即降天人感應一何速耶然而自是以來風霾
既息而復作旱勢日甚而可憂所以然者豈　陛下
應天之實心謹於前而怠於後耶抑羣臣無應天之
實心以助　陛下耶不然何前日感應之易而今日
感應之難也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
敢馳驅言人君不可不致謹於天變也以今日之天
之怒而變也甚矣而　陛下方且遊樂是從吶喊動
地鼓砲震天其為戲豫馳驅何以加之而所謂應天
實心果安在也詩又云天之方難無然憲憲

方蹶無然泄泄言人臣不可不致謹於天變也以今日觀之天之難而蹶也甚矣而在廷大臣以及羣僚方且怡然自得恬不知憂惟務承順懼拂聖情陛下以為可行彼亦曰可行陛下以為不可彼亦曰不可習成諾諾之風全無諤諤之節其憲憲泄泄何以加之而所謂應天之實心以勛君而格天者又何在也若然則今日感應之難非天道之難感顧感之之心有未實故耳伏望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憂民命之將絶痛懲前日既往之失渙頒省躬求言之詔篤格天之實心脩格天之實德行格天之實政遊宴之樂非所以克謹天戒也必實絶之而不敢為無

名之賞乃所以暴殄天物也必實止之而不妄費內事之處置所以正天倫繁本支也必實謹其分而溥恩澤之施　經筵之講學所以明天理窮道義也必實究其指而求貫通之妙君臣上下之情不通則天地之否也必日　御便殿延接群臣反覆治道而實以通之君子或在野則天民之隱而當進也小人或在位則天事之蠹而當去也必務之於衆驗之於獨實進之去之以至一政令云為之際一出入起居之微無不實循乎天則之自然而無或違焉如是而復下詔以切責乎文武群臣斥其怠事廢職之罪開其悔過自新之途使各痛以自省而陳其既往之失勇以

自改而勉乎將來之善務盡其實不事虛文其或過
而不改善焉不勉鰥官曠職妨賢病國者罷而黜之
以勵其餘如是則君臣上下同一應天之實心矣以
是實心而齋戒以致禱則必如成湯之禱於桑林而
大雨數千里必如周宣之靡神不舉而轉災以為祥
天心有不豫天道有不順天災有不息天澤有不降
者　臣未之信也　臣猥以庸愚備員言責不能進盡忠
言以裨朝政論列邪佞以除國蠹致茲災咎罪不勝
誅夙夜憂惶無所容措若於此而復緘默不言則將
來災禍必不止此雖萬死不足以贖尸曠之罪矣因
敢不避忌諱昧死肩陳伏惟　聖明察納而躬行之

則天下萬世不勝大幸

皇明疏鈔卷之十七 終